

以“的”为中心语的一些问题*

邓思颖 香港理工大学

提要 本文在生成语法学的理论框架下探讨名词性短语“的”的句法地位。本文认为作为功能词的“的”并不一定是中心语, 还需要有一定的语义内容, 得到语义的印证和支持。至于“的”字修饰语的句法地位, 本文发现汉语应该跟附接语类型语言接近。

关键词 中心词 功能词 修饰语 短语结构 生成语法学

1 “的”是否是中心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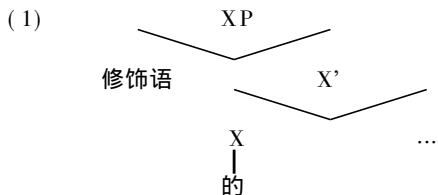
出现在偏正结构的“的”, 汉语语法学界一般分析为结构助词, 属于虚词的一种。按照词汇词 (lexical words) 和功能词 (functional words) 的划分, 这个“的”显然属于功能词。Abney (1987) 对功能词的特征作过仔细的讨论, 并总结出以下五项: (1) 功能词是一个封闭的类; (2) 功能词在音韵上形态上缺乏独立性; (3) 功能词只选择一个补足语 (complement), 而该补足语并非主目 (argument); (4) 往往跟后面的补足语不能分离; (5) 功能词主要表示语法关系。这五项特征, “的”基本都具备了。汉语的结构助词是一个封闭的类, “的”是一个读轻声的黏着语素, 主要表示语法关系。至于“的”的补足语的问题, 无论我们把偏正结构中的修饰语 (如“X 的 Y”中的 X) 还是被修饰的部分 (如“X 的 Y”中的 Y) 当作补足语, 这个补足语不会多于一, 而修饰语或被修饰的部分并非一个主目。

既然“的”是一个功能词, 我们能否进一步假设“的”是一个中心语 (head), 拥有自己的短语 (phrase)? 在生成语法学界中, 主张把汉语“的”分析为一个中心语的学者也不少。比如说, Ning (1993), Chiu (1993) 等把定语从句的结构助词“的”分析为“标补语” (complementizer 简称 C); Ning (1996) 把所有定语的“的”分析为一个中心语, 简称 De, Dikken 和 Singhapreecha (2004) 跟 Ning (1996) 的意见差不多, 认为“的”是一个联系词 (linker), 简称“F”, 能跟所有定语结合; Rubin (2002), Sib (2006) 把这个中心语称为“修饰词” (modifier 简称 Mod); Wu (2000), Simpson (2002), 熊仲儒 (2005) 等人把它分析为“限定词” (determiner 简称 D)^①; 而司富珍 (2004) 则进一步把定语的“的”和状语的“的/地”都分析为同一个中心语 De。虽然这些学者所提出的具体分析不尽相同, 尤其是对于“的”应该属于什么词类有不

* 本研究属于香港理工大学研究计划 A comparative study on modification strategi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G-YX59) 的部分研究成果, 初稿曾经在厦门大学举办的“第 38 届国际汉藏语学术研讨会” (2005 年 10 月) 报告过。在本文撰写期间, 博士后研究员萧月嫦提供不少协助并与本人进行有用的讨论, 特此致谢。语言学名词的汉语翻译基本上参考沈家煊 (2000) 译的 Crystal (1997)。

① Simpson (2002) 一文最早于 1997 年发表于加州大学尔湾校区举行的 On the formal way to Chinese languages 研讨会, 而 Wu (2000) 主要参考 Simpson 在 1997 年的观点。

同的意见，但他们都应该同意“的”是一个中心语，跟修饰语组成一个短语，大概有下面的树形图，我们暂时用“X”来概括“的”的词类属性，它或许是标补语、修饰词、限定词或者不知名的“De”。



功能词能否作为中心语？要解答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因为功能词的性质和中心语的地位是两个独立的问题，周国光(2005:141)指出“句法成分在句法结构中的层次地位同它的语类功能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他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原则上，功能词和中心语两者没有必然的关系，功能词能否作为中心语往往要考虑到理论上的需要，即属于所谓“理论内部”(theory internal)的问题。如果离开了特定的理论架构，我们光谈某一个语素是否属于中心语，就显得没有太大的意义。

生成语法学所提出的X杠理论(X-bar theory)，清楚地限定了中心语和短语之间的关系：短语是中心语的“最大投射”(maximal projection)，因而确保了每个短语必须有同类型的中心语，而且只能有一个，例如动词短语的中心语必须是动词，不能是别的词类。八十年代以后，生成语法学把小句(S)的中心语分析为“屈折成分”(inflection，简称为I)，把句子(S')的中心语分析为“标补语”等做法(Huang 1982, Chomsky 1986)，就是基于X杠理论的考虑。如果离开了X杠理论的考虑，我们就很难明白为什么小句、句子需要有一个中心语，而且只能有一个，也不知道选择一个功能性成分作为小句、句子中心语的重要性^②。

Fukui和Speas(1986)，Abney(1987)在名词短语层面的研究，Pollock(1989)，Chomsky(1991)在句子层面的研究，广泛采用功能词作为中心语，取得不少的成果，发现了很多新的问题。这种以功能词作为中心语的分析方法，在解说问题上有一定的方便，而且从理论内部的考虑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和完美性。因此，自1980—90年代以来，这种分析方法在生成语法学的研究中非常流行。正如司富珍(2004:29)所言：“有关的思想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以功能词作为中心语，虽然方法上可行，但并非毫无限制。根据“最简方案”(minimalist program)，那些只表示语法关系而缺乏任何实质意义的功能词，不能作为中心语(Chomsky 1995)。因此，尽管Chomsky(1991)曾把“一致标记”(agreement Agr)分析为中心语，但基于最简方案的考虑，他(1995)毅然否定了他之前所提出的分析，认为一致标记的语义是空的，只扮演语法关系的角色，不能作为中心语。

汉语结构助词“的”如果是一个中心语，可以表示什么样的意义？Dikken和Singh

^② 虽然Chomsky(1995)取消了X杠理论，但中心语的基本精神仍然能保留在新的短语结构理论里，不影响本文的讨论。

precha(2004)开宗明义指出联系词(例如汉语结构助词“的”)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中心语。司富珍(2004)没有谈论到中心语“的”的意义问题,只提到“的”具有“副词性的语类特征”、“形容词性的语类特征”、“名词性的语类特征”。假如我们严格遵守最简方案所提出的考虑,以此作为确立中心语的标准,那么,欠缺实质意义的结构助词不能成为中心语。

Ng(1996)假设结构助词“的”前面的定语必须是一个开放的句子或谓语,“的”扮演了“ λ 算子”(λ operator)的角色,整个“的”字短语就是一个“ λ 表达式”(λ expression)。Simpson(2002)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认为“的”引进了一个修饰名词性成分的谓语。Rubin(2002)假设他所提出的修饰词 Mod 主要用来连接修饰语与被修饰的成分。这些分析虽然好像为“的”找到一些语义上的证据,然而,严格来讲,“的”只表示一种语法关系/结构关系(即所谓“偏正”),本身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在最简方案的模式里,这种只表示语法关系而缺乏实质意义的中心语肯定受到质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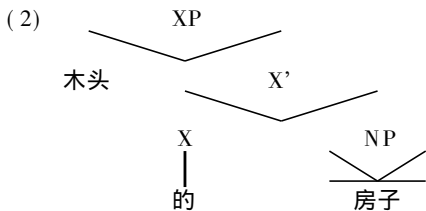
再者,“的”这种“ λ 算子”的角色,跟 Bowers(1993)所提出的所谓“谓词”(predication/predicator,简称 Pr)相似。按照 Bowers(1993)的主张,谓词是一个中心语。句法上,每个谓语都由一个谓词所带领,谓词的作用纯粹表示语法关系。虽然 Cham sky(1995)只否定一致标记 Agr 作为中心语的说法而没有讨论到谓词作为中心语的问题,但他早在 1960 年代已经明确地把“语法范畴”(grammatical category,例如名词短语、动词)和“语法功能”(grammatical function,例如主语、谓语)区分开来,并且反对把两者混为一谈(Cham sky 1965)。沿着 Cham sky(1965)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任何只表示语法功能的中心语是值得斟酌的。因而,只基于表示偏正关系这一点而把“的”当作一个中心语,恐怕仍未算妥当。周国光(2005:141)质疑“句法成分在句法结构中的层次地位……同以语法功能为标准而确定的结构核心也没有必然的关系”,并非完全没有根据。

除了上述的观点外,熊仲儒(2005)参考过去认知语言学的观察,认为名词短语“的”是一个具有“限定作用”的中心语,在语义、认知方面都扮演一定的角色,证明“的”的语义并不是空的。如果这种看法正确的话,也许可以作为支持把“的”分析为中心语的独立证据。

汉语结构助词“的”能否作为一个中心语,除了考虑理论的一致性和完美性以外,还需要有一定的语义内容,得到语义的印证和支持。无可否认,作为一个虚词,“的”本身的意义的确很“虚”。要准确理解它的意义(如果有的话),往往离不开特定的语境(例如偏正结构)。除了作为一个表示结构关系的助词以外,离开了偏正结构,我们很难察觉“的”本身应该具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如果熊仲儒(2005)以及认知语言学者对于“的”所提出的证据确实充分的话,能够证明“的”的确有一种限定的意义,在语义上并不是空的,那么,从生成语法的角度来看,特别是考虑到最简方案的精神,以“的”作为中心语也未尝不可。

2 汉语的修饰语是否是指定语?

以名词性短语“木头的房子”为例,司富珍(2004)提出这样的结构,认为“的”组成一个短语,修饰语“木头”出现在该短语的指示语(specifier)位置,而被修饰的名词短语“房子”是“的”的补足语,如例(2)的树形图所示。严格来讲,这个名词性短语“木头的房子”(即 XP)的中心语应该是“的”(即 X)而不是“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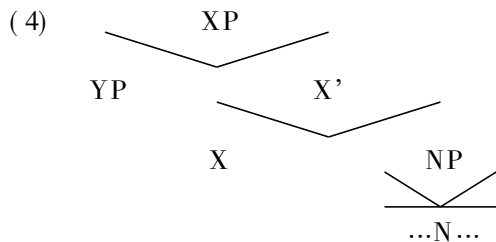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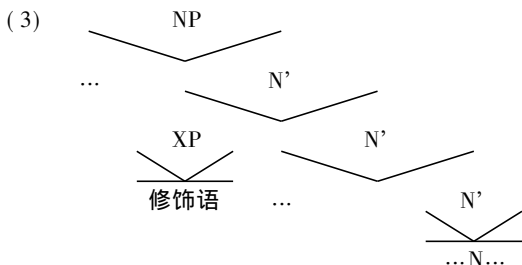


对于这样的树形图，周国光（2005 141）认为“根据层次地位确定的所谓中心语具有强烈的反语感性（例如认为‘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中心语是‘的’而不是‘清平湾’）”。

上述的争论涉及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偏正结构中“偏”的句法地位。在第一节里，我们已经讨论过修饰语和“的”所组成的句法结构（如例（1）的合理性问题），即偏正结构中“偏”的内部结构。那么，“偏”和“正”之间应该存在怎么样的结构关系？这个问题属于偏正结构中“偏”的外部关系，跟“偏”的内部结构属于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首先，确定“偏”和“正”的句法关系，不能光凭“语感性”来判断，我们必须在特定的理论框架之内进行讨论。正如我们在第一节指出的，如果离开了生成语法的理论模式，特别是离开了 X 杠理论，我们就难以讨论中心语的句法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焦点是在生成语法的短语结构理论框架下，偏正结构的句法表达形式，而不是讨论生成语法的短语结构理论能否被否定的问题^③。

其次，在生成语法的文献里，即使在同一个短语结构理论的模式下，对于偏正结构的句法分析，学者也有不同的意见。简单来讲，生成语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分析，可以分别描绘成下面的树形图（我们以下的讨论主要以定语和名词性短语为例）：



修饰语 XP 在树形图（3）中跟被修饰的名词 N（或所谓一杠的层次 N'）处于一种所谓“附接”（adjunction）的句法关系，XP 也因而称为“附接语”（adjunct）。以英语的名词性短语 a red car 为例，形容词短语（adjective phrase，简称 AP）是例（3）的 XP，附接在以 car 为中心语的

③ 周国光（2005 141）认为“这种强烈的反语感性正是来自于中心语理论的强烈的人为性”。

N'之上。这种偏正结构的句法分析, 可谓生成语法学自1970年代以来“标准”“经典”的处理手法 (Jackendoff 1977; Chomsky 1981等)。根据这种分析方法, 整个名词性短语的中心语仍然是名词 N, 作为衔接语的 XP不能取代名词作为中心语的地位, 也不能改变整个短语的句法性质^④。为了方便讨论, 我们把这种观点简单称为“衔接语说”。

例(4)的结构较为特别, 被修饰的成分 NP属于修饰语的补足语, 修饰的成分则“凌驾”于 NP, 出现在 NP之上。整个名词性结构不再属于名词短语 NP, 而是一个 XP。据我所知, 在生成语法学界中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 Abney(1987)。根据他的看法, 英语 a red car中的形容词定语 red是例(4)里 XP的中心语。如果只考虑 red car这个部分, 它就是一个形容词短语而不是名词短语 NP, 跟衔接语说有明显的不同。

Kayne(1994)所提出的“线性对应定理”(linear correspondence axiom, 简称 LCA)及其句法理论, 对衔接语的句法地位提出了重大的修改。受到 Kayne(1994)的影响, Cinque(1999)改变了状语的衔接语的性质, 认为在人类语言里, 所有状语都出现在功能性短语的指示语位置, 不同类型的状语就应该有不同类型的中心语。Scott(2002)把 Cinque(1999)的理论延伸到定语的分析。以刚才提及的英语例子 a red car为例, 形容词短语“red”就是例(4)的 YP, 属于一个功能性短语 XP的指示语, 而名词短语 car是 X的补足语。为了方便讨论, 我们把 Cinque(1999), Scott(2002)等人的观点称为“指示语说”。

至于汉语的情况, 受到 Kayne(1994)的理论所影响, Wu(2000), Simpson(2002), Dikken和 Singhapreecha(2004), 熊仲儒(2005)等人把汉语定语从句的“的”分析为树形图(4)里 XP的中心语, 而定语从句处于 XP的指示语(即 YP), 被修饰的名词短语属于 X的补足语。司富珍(2004)则把汉语定语的“的”和状语的“得/地”都放在“X”的位置, 跟 Cinque(1999), Scott(2002)等人主张的指示语说差不多, 唯一的不同就是例(4)的 X在汉语可以显示为“的”, 但英语的 X却是空的。

面对衔接语说和指示语说这两种分析的观点, 仅凭所谓“语感”实在难以判断。衔接语说一直以来为生成语法的“标准”看法, 而且颇符合汉语语法学界一般对偏正结构中“偏”的理解: 衔接语就是一种“偏”的成分。虽然如此, Abney(1987)从语义学的观点详细论述指示语说, 一样可以在语义上为指示语说找到合理的依据。

严格来讲, 汉语结构助词“的”的地位对衔接语说或指示语说并未提供什么直接的证据。即使“的”是一个中心语, 究竟这个“的”字短语应该是衔接语还是指示语? 在这两种不同的说法中, 其实都一样说得通。因此, X 杠理论(或所谓中心语理论)跟衔接语说或指示语说都没有必然关系。正如前文所说, 偏正结构中“偏”的内部结构和“偏”“正”之间的结构关系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我们不能混为一谈。

面对这样的抉择, Duffiehl(1999)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 就是说, 衔接语说和指示语说在人类语言里都是允许的, 这两种类型语言的选择是一项“参数”(parameter), 不同的语言

^④ Chomsky(1995)对这方面有详细的讨论, 探讨衔接语和中心语、衔接语和指示语如何在句法结构的推导中形成和区别。

会有不同的选择。他考察了马耳他语 (Maltese)、希伯来语 (Hebrew) 和爱尔兰语 (Irish) 的名词性短语, 并总结认为马耳他语和希伯来语支持附接语说, 而爱尔兰语则支持指示语说。

本文不打算评价 Duffield (1999) 的分析, 就让我们假设他所提出的参数分析是正确的, 并把他的标准应用到汉语作为测试。我们发现, 按照 Duffield (1999) 所提出的标准, 汉语应该跟马耳他语和希伯来语比较接近, 属于他所说的附接语类型语言^⑤。

首先, 跟马耳他语和希伯来语不同的是, 爱尔兰语定语的词序有严格的限制 (例如体积类定语和颜色类定语), 不允许自由变化^⑥。下面汉语的例子正好说明了汉语定语的词序比较自由。

- (5) 小小的、白色的翅膀 (体积 > 颜色)
- (6) 白色的、小小的翅膀 (颜色 > 体积)

此外, 爱尔兰语的定语和指示代词有固定的词序, 不能改变, 而马耳他语和希伯来语的定语和指示代词的词序相对比较自由。至于汉语的情况, 定语的位置算是比较自由, 可以出现在指示代词的左右两边。

- (7) 那只白色的狗 (指示代词 > 定语)
- (8) 白色的那只狗 (定语 > 指示代词)

由此可见, 按照 Duffield (1999) 的标准, 汉语应该属于他所讲的附接语类型语言, 附接语说应该符合汉语实际的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 简单来讲, 按照指示语说, 不同类型的修饰语分别出现在不同类型的功能性短语之内, 而这些短语的层次位置是固定的, 因而造成修饰语固定的词序, 例如爱尔兰语; 按照生成语法学一般的看法, 附接语与附接语之间的位置往往比较自由。如果修饰语是附接语, 修饰语的词序也就比较灵活多变, 汉语“的”字修饰语应该属于这一类。

当然, Duffield (1999) 所提出的参数实际上究竟存在不存在? 这还是值得我们持怀疑的态度继续追问下去。为什么附接关系是一项参数? 即使有这样的参数, 按照最简方案的精神, 参数设定应该跟显性的成分有关, 例如跟音韵、形态的特点有关。从语言习得的观点来看, 小孩子又怎样能设定这样的参数? 说汉语的小孩子怎么知道汉语的修饰语只能作为附接语而不能出现在一个功能性短语的指示语位置呢?

无论如何, 这些问题都不容易解答。如果我们的研究就停留在目前的状况, 不再思考新问题, 学术就没有进步, 就不会有发展。从生成语法学的观点出发, 这些问题正好反映了语言的一些核心的问题, 例如附接关系的性质。过去不少生成语法学的研究对所谓主目和附接语的区分作了大量的工作, 发现了两者的不对称造成很多有趣的语言现象。虽然科学理论本身避免不了“人为性”, 但如果“人为”的理论可以让我们发现一些过去从来没有留意过的现象, 从而帮助我们更清晰了解语言的面貌, 那么, 付出一点代价还是值得的。

⑤ 篇幅所限, 本文没有罗列马耳他语、希伯来语和爱尔兰语的例子。有兴趣的读者请详阅 Duffield (1999) 一文。

⑥ 站在指示语说的立场, Scott (2002) 认为所有人类语言都有若干功能性短语, 包括表示体积和颜色的短语, 而前者在结构层次上必须比后者高。

3 结论

本文在生成语法的理论框架下,探讨了以下两个问题:(1)“的”是否是中心语?(2)汉语的修饰语是否是指定语?我们的结论如下:

有关第一个问题,牵涉到偏正结构中“偏”的内部结构问题。我们认为尽管“的”是一个功能词,但功能词并非一定是中心语,还需要有一定的语义内容,得到语义的印证和支持。如果能够证明“的”在语义上并不是空的,它作为中心语也未尝不可。

有关第二个问题,牵涉到偏正结构中“偏”和“正”之间的结构关系,属于“偏”的外部关系问题。尽管附接语说和指定语说在目前生成语法学界都有一定的支持看法,但附接语说似乎比较符合汉语的实际情况。

参考文献

- Abney, Steven Paul 1987. The English noun phrase in its sentential aspect. Ph.D. diss., MIT, MA.
- Bowers, John 1993. The syntax of predication. *Linguistic Inquiry* 24, 591-656.
- Chiu, Bonnie Hui-Chun (邱慧君). 1993. The inflectional structure of Mandarin Chinese.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Chomsky, Noam.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Dordrecht: Foris.
- . 1986. *Barrier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 1991. Some notes on economy of deriv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In Robert Freidin, ed.,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in Comparative Grammar*.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Pp. 417-54.
- . 1995. Categories and transformation.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Pp. 219-394.
- Cinque, Guglielmo 1999. *Adverbs and Functional Heads: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rystal, David 1997. *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Oxford: Blackwell. 中译本:沈家煊译, 2000. 《现代语言学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 Dikken, Marcel den and Pomsiri Singhapreecha 2004. Complex noun phrases and linkers. *Syntax* 7, 1: 1-54.
- Duffield, Nigel 1999. Adjectival modifiers and the specifier adjunct distinction. In David Adger, Susan Pintzuk, Bemadette Plunkett and George Tsoulas, eds., *Specifiers: Minimalist Approaches*.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26-45.
- Fukui, Naoki and Margaret Speas 1986. Specifiers and projections. *MI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8. Pp. 128-72.
- Huang, C.-T. James (黄正德). 1982.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Ph.D. diss., MIT, MA.
- Jackendoff, Ray. 1977. *X' Syntax: A Study of Phrase Structur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Kayne, Richard S. 1994. *The Antisymmet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Ning Chunyan (宁春岩). 1993. The overt syntax of relativization and topicalization in Chinese.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 . 1996. De as a functional head in Chinese. In Brian Agbayani, Kazuo Takeda and Sze-Wing Tang, eds., *UCI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1. LS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Pp. 63-79.
- Pollock, Jean-Yves 1989. Verb movement, Universal grammar, and the structure of IP. *Linguistic Inquiry* 20, 365-424.

- Rubin, Edward J. 2002. The structure of modifiers. Ms., University of Utah.
- Scott, Gary John. 2002. Stacked adjectival modific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nominal phrases. In Guglielmo Cinque, ed., *Functional Structure in DP and IP: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Vol. 1*.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91–120.
- Simpson, Andrew. 2002. On the status of modifying DE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DP. In Sze-Wing Tang and Chen-Sheng Luther Liu, eds., *On the Formal Way to Chinese Linguistics*. Stanford: CSLI. Pp. 74–101.
- Sin, Joanna U t Seong (萧月嫦). 2006. *Modification and Reference in the Chinese Nominal*. The Netherlands: LOT (Landelijke Onderzoeksschool Taalwetenschap).
- Wu, XiuZhi Zoe (吴秀枝). 2000. 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unctional categories in Chinese. Ph.D. dis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司富珍, 2004, 中心语理论和汉语的 *DeP*。《当代语言学》第 1 期, 26–34 页。
- 熊仲儒, 2005, 以“的”为核心的 DP 结构。《当代语言学》第 2 期, 148–65 页。
- 周国光, 2005, 对“中心语理论和汉语的 *DeP*”一文的质疑。《当代语言学》第 2 期, 139–47 页。

作者简介

邓思颖, 男, 博士, 香港理工大学汉语及双语学系助理教授,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兴趣为句法学、汉语方言语法等。主要代表作为《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和“作格化和汉语被动句”。电子邮件: sw.tang@polyu.edu.hk

TANG Sze-Wing male Ph.D.,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Bilingual Studi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nd an adjunct research fellow at the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eking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 includes syntax and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His major publications are *A Parametric Theory of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Ergativization and Chinese passives. E-mail: sw.tang@polyu.edu.hk

作者通讯地址: 香港 九龙 红磡 香港理工大学 汉语及双语学系

关于郭纯洁一稿两用的处理意见

郭纯洁先生在本刊 2004 年第 4 期发表的题为“语篇信息结构的认知分析”一文, 经读者举报、本刊核实, 确认与他在《现代外语》2003 年第 1 期发表的“语篇连贯性的认知基础”一文雷同。此举违背了本刊的原创和首发的学术原则。为保证学术期刊的质量及其严肃性, 本刊根据有关规定宣布郭纯洁在本刊的上述文章为学术劣质品, 从本刊的电子版、网络版和全集版中去除。自本启事之日起 5 年内不再接受他的投稿。本刊由于审阅上的疏漏造成此不良后果, 特向读者深表歉意。

Abstracts of Articles

WU Chang'an, *Zhe ben shu de chuban*: A challenge to Bloom field's theory of endocentric construction

Chinese constructions such as *zhe ben shu de chuban* pose a substantial challenge to Bloom field's theory of endocentric construction. How to account for the challenge has been an issue heatedly debated among researchers including ZHU Deixi, LU Bingfu, and SHI Guangan. Both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their viewpoints are reviewed. It is argued that the key to an insightful answer should be sought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ypology. The Chinese syntactic structure is prone to be lexicalized rather than otherwise.

Key words Bloom field's theory of endocentric construction, Chinese language typology, Chinese syntactic structure

TANG Sze-wing, *On de as a head in Chinese*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is on the syntactic status of *de* in Chinese nominal phrases under the generative framework. It is argued that being a functional category *de* (的) is not necessarily treated as a head unless there is independent supporting evidence from semantics. It is also argued that the modifiers to which *de* is attached should be analyzed as adjuncts rather than specifiers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listed in Duffield (1999). The discussion in this paper hopefully can resolve some of the debates on the status of *de* in the literature.

Key words *de* as a head, Chinese functional word, modifier, generative grammar

LI Jinlian, *A corpus-based study of the Chinese-character word renqi in Japanese*

The paper presents a corpus-based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eanings and usage of the Chinese-character word *renqi* (人氣) in Japanese. As Chinese characters are used in both Chinese and Japanese, there are numerous homographs in the two languages. Since they have become intrinsic components in the two different language systems, they naturally have evolved quite differently both in meaning and usage. The examination of the Japanese *renqi* throws some light on language evolution in general.

Key words Japanese *renqi*, Chinese characters, language evolution

XUE Xiaoying, *Quantifier raising and scope interpret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major studies on quantifier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GB, highlighting their development of QR and application of QR to scope interpretation. This is followed by a discussion from five aspects of QR. The following generalization is reached: QR applies obligatorily to a QP in an argument position and is optional otherwise; QR adjoins a QP into a non-argu-